

冯克诚 王海燕 主编

插图二十六史人物传记精华白话读本

青少年版

⑨

中流砥柱

——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宰辅（之二）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· · · 插图二十六史人物传记精华白话读本 · · ·

目 录

- * “真宰相”高颎 (1)
- * “贞观之治”与房玄龄 (8)
- * “人镜”魏征 (19)
- * 善于应变成命的姚崇 (44)
- * “内相”陆贽 (55)
- * 五朝宰相李德裕 (89)
- * “历事四朝”的“长乐老”冯道 (114)
- * 以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的赵普 (125)



“真宰相”高颎



高颎(？—607)，字昭玄，又名敏，自称渤海蓚(今河北景县)人，隋朝名相。

周武帝时，袭爵武阳县伯，官拜内史上士、下大夫，以平齐功，拜开府。杨坚辅政后，以高颎精明强干，有器量，通兵事，足智多谋，引为相府司录。相州总管尉迟迥举兵谋反，高颎自请监军，平乱后以功进位柱国，改封义宁县公，迁相府司马。建隋以后，官拜尚书左仆射兼纳言，进封渤海郡公。高颎位居相职，竭诚尽忠，辅佐文帝，经他举荐的苏威、杨素、贺若弼、韩擒虎等人都成为一代名臣。他率军征伐突厥，监督新都建设，修订刑律，制定征伐陈朝的宏伟战略，并在出兵时任元帅长史。在经济上参与制定了税收登记的新标准和货币改革，奏行输籍法，令州县官每年依照朝廷所定式样检查户口，保证了国家的编户和赋税征收的稳定。在隋朝国家统一和制定隋朝政策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中，高颎发挥了重要作用，成为开皇朝不可多得的襄赞大臣。因遭晋王、汉王等人猜疑和进谗，渐被文帝和独孤皇后疏忌，后被诬告免官。炀帝即位后起用为太常卿，因对政事多有非议，以诽谤朝政罪被杀。

高颎，字昭玄，又名敏，自称是渤海蓚人。父亲高宾，背叛北齐投奔北周，大司马独孤信召引他作僚佐，赐姓独孤氏。等

到独孤信被杀，妻儿迁往蜀郡。文献皇后因为高宾曾是其父旧时的属吏，所以常常往来于他家。高宾后来官职做到了都州刺史。等后来高颎显赫之后，又追赠礼部尚书、渤海公。

高颎幼年聪明敏慧，有才识度量，大致阅览了有关的经史典籍，尤其善于应对言词。当初，高颎还是孩子时，家中有棵柳树，高达百余尺，耸立的样子犹如车盖，乡里的父老说：“这家应当出现贵人。”十七岁时，北周齐王宪召引他作了记室参军。武帝时期，高颎继袭武阳县伯的爵位，授职内史士，不久升任下大夫。因平齐之功，拜开府。不久跟随越王盛讨伐隰州叛胡，平定了叛乱。

高祖杨坚当政时，一向了解高颎的精明强干，以及熟谙军事，足智多谋，想把他引入相府作幕僚。就派邗国公杨惠向高颎说明他的心意，高颎得知高祖意图后欣然应允，说：“情愿为你尽力效命。纵使公事业不成，我高颎甘愿受杀身灭族之祸也在所不辞。”于是任命他为相府司录参军。当时相府长史郑译、司马刘昉都因奢侈放纵被疏远，高祖更加信任高颎，把他视为心腹。尉迟迥起兵叛乱，派其子尉迟惇率领步兵、骑兵共八万人，进驻武陟。高祖命令韦孝宽前去讨击，军队行进到河阳，不敢先进。高祖因各位将领不能统一，派崔仲方监督，仲方借口父亲在山东而不想前往。当时高颎又见刘昉、郑译也都没有前往的意思，就自己请求出行，非常符合皇上心意，遂派高颎监军。高颎接受命令后即刻动身，派人向母亲告辞，表示忠孝不能两全，遂落泪悲叹上了路。到达军中后，就在沁水上建造桥梁。叛军在河的上游放火楫，高颎事先制造了堵水的土袋来对付，这种土袋前尖后宽，前高后低，状如蹲坐的狗。等过河后，

便焚毁桥梁与叛军交战，大破尉迟迥的军队。于是，进军邺下，和尉迟迥交锋。高颎又和宇文忻、李询等人筹划对策，于是平定了尉迟迥的叛乱。官军班师回朝，高颎在高祖寝室中陪宴，高祖撤下帷帐赐给高颎。高颎进位柱国，改封义宁县公，升任相府司马，更受皇上信赖。

高祖受禅登基后，拜高颎为尚书左仆射，兼任纳言，进封渤海郡公，在朝百官没人能比，皇上每次招呼他，只叫他的独孤姓，而不唤他的名字，高颎极力躲避权柄势力，上表请求辞去官位，让给苏威。高祖想成全他的美意，允许他卸任仆射之职。几天后，高祖说：“苏威在前朝隐居不出，高颎能推举他作官。我听说进荐贤能之人理应受到嘉奖，岂能让他离任！”遂让高颎官复原职。不久，拜任左卫大将军，原官职不变。当时，突厥多次侵犯边境骚扰边民，高祖派高颎驻守边境。待高颎还朝后，皇上赐给他一百多匹马，还有数以千计的牛羊，作为对他戍边有功的奖赏。高颎又兼领新都大监，营造中的法则、规定大多出自高颎之手。他每次都坐在朝堂北面的槐树下受理辞章、处理政事，因此树不依行列，主管部门想伐掉它。高祖特意命令不要伐树，昭示后人，由此可见他对高颎的敬重程度。不久又拜任左领军大将军，其他官职依旧不改。后因母亲去世而解职，二十天后又命他返职办公，高颎流泪推辞，高祖优诏不允。

开皇二年，长孙、元景山等人出兵伐陈，高祖命令高颎总辖各路兵马。适逢陈宣帝去世，高颎认为依照礼仪对方在服丧期内不能讨伐，遂上奏请求回师。萧岩叛乱时，高祖命高颎安抚和召集江汉民众，高颎的所作所为深得人心。高祖曾向高颎

询问攻取陈朝的策略，高颎回答：“江北之地寒冷，田中作物收获较晚，江南气候水土炎热，水田早熟。我们可以估计在陈收获的时候，稍稍征集兵马，声称要出兵袭击陈朝，他们必定会屯兵防御，这足以让他荒废农时。等到陈朝集结好兵力后，我方便解甲收兵，这样屡次三番地重复，他们必定会习以为常。待他们习惯后再聚集兵马出击时，他们一定不信，在犹豫不定之际，我军就能渡江登陆而战，士气会加倍增长。此外，江面土薄，房舍多以竹子茅草搭成，所有的积蓄也都没用地窖储藏。我们可以秘密地派人因风纵火，将其烧毁，待他们修葺后再烧。不出几年，自会使他们财力耗尽。”皇上用了他的计谋后，陈人从此更加衰败。开皇九年，晋王杨广大举伐陈，任命高颎为元帅长史，军队中所有事务的征询禀报，都由高颎决断。平定陈朝以后，晋王广想娶陈后主的宠姬张丽华，高颎说：“当年武王灭殷，将妲己杀死。现在平定陈国，也不应娶丽华。”遂命人将其斩首，晋王大为不快。待还师返朝后，高颎因功加授上柱国，进爵为齐国公，赐物九千段，定食千乘县封户一千五百户。皇上于是慰劳他说：“公伐陈以后，有人说公谋反，我已将其斩首。我们君臣之道合谐，不是由进谗的佞人所能离间的。”高颎又请求退职，皇上下诏说：“公远见卓识，器度优异而谋略深远。出则检阅军令，肃清淮海，入则执掌禁旅，实为腹心之任。自从我受天命登位以来，高颎常主管机要，竭心尽力，无论是居心还是行事都不遗余力。这是上天降下的良辅，辅佐我治理朝政。希望公不要再为辞职费口舌了。”可见皇上对他的优待和褒奖。

此后右卫将军庞晃和将军卢贲等人，前后几次在皇上面

前说高颎的坏话。高祖大怒，庞晃、卢贲等都遭贬黜。皇上遂对高颎说：“独孤公犹如一面镜子，每被磨擦一次，就更加洁白光亮。”没过多久，尚书都事姜晔、楚州行参军李君才都上书说水旱不调是高颎的罪责，请求皇上废黜他的相职，二人也都获罪而去，皇上与高颎关系更加亲密。皇上巡幸并州时，委托高颎留守京师。待皇上还京后，赏赐他细绢五千匹，又把一所行宫赐给他作庄舍。高颎的夫人贺拔氏卧病后，皇上派出问病的宦官往来于道，络绎不绝。皇上还亲临高颎的府第，赏赐他铜钱百万，绢万匹，又赐以千里马。高祖曾从容地让高颎和贺若弼讨论平陈的事，高颎说：“贺若弼先前献上十项计策，之后又在蒋山苦战打败陈军。我身为文臣，岂敢和大将军评论军功！”皇上大笑，当时舆论也都称赞他谦让的美德。不久又因其子表仁娶皇太子杨勇之女，高祖前后赏赐他的又不可胜数。当时火星入太微星，冲犯左执法星。精通术数的刘晖私下对他说：“这些天体运行的现象对宰相不利，可以靠完善德行来消灾免祸。”高颎心中不安，将刘晖的话上奏给高祖，皇上对他厚加赏赐、宽慰。突厥进犯边境，皇上任命高颎为元帅，将其击败。高颎又出兵白道，谋划入碛，遂派使请求朝廷增兵。皇上身边的侍臣中有人因此说高颎要谋反，皇上未作答复，而高颎也破贼而回。

当时太子杨勇失宠于皇上，高祖暗中有了废旧立新的心思，就对高颎说：“晋王妃有神凭依，说晋王必能拥有天下，怎么办？”高颎庄重地直身而跪，对皇上说：“长幼有序，岂能废长！”高祖默不作声，遂停止了废立举动。独孤皇后深知高颎志不可夺，暗地里想除掉他。起初，高颎夫人过世，皇后对高祖

说：“高仆射年事已高，而丧夫人，陛下怎能不替他再娶呢！”高祖把皇后的话告诉了高颎，高颎流泪致谢，说：“臣现已年迈，退朝以后，只在书房中读佛经而已。尽管陛下哀怜之深，至于纳妻之事则非我所愿。”高祖这才作罢。至此，高颎的爱妾生下男孩，皇上得知后极为欢喜，皇后却颇为不悦。皇上问其缘故，皇后说：“陛下还应相信高颎吗？当初陛下要为他娶妻，高颎心中只有爱妾，所以欺骗陛下说他不愿再娶。现在他的谎言已经揭穿，陛下怎能再信任他！”高祖从此便疏远高颎。适逢商讨伐辽东之事，高颎坚决规劝不要兴兵，高祖不听，任命高颎为元帅长史，跟随汉王杨谅出征辽东。遇上大雨成灾，兵士疾病流行，官军不利而回。皇后对高祖说：“高颎起初就不愿出兵，陛下强行派他去，我就知道他不会得胜回来。”此外，皇上因为汉王年轻，军事要务专门委任高颎处理。高颎见皇上器重自己，所以心中总想用最公正的态度行事，全无半点疑心。杨谅因为自己所说的大多不被采纳，心中忌恨高颎。等到从辽东回朝后，杨谅哭着对皇后说：“儿子侥幸没被高颎杀死。”皇上闻听后，心中更加愤愤不平。不久上柱国王世积因罪被杀，正当推鞠审核之际，却有宫中之事，说是从高颎处得到的。皇上想构织高颎的罪行，闻听此事后大为惊骇。当时，上柱国贺若弼、吴州总管宇文弼、刑部尚书薛胄、民部尚书斛律孝卿、兵部尚书柳述等人都作证说高颎无罪，皇上更怒，把他们都交给主管官吏处理。从此，文武百官没人再敢进言。高颎最终获罪免官，以国公的身份返家。

没过多久，高祖到秦王杨俊府第，召高颎陪宴。高颎哭泣抽噎，悲不自胜，独孤皇后也相对而哭，左右侍臣都随之落泪。

高祖对高颎说：“我没有亏待了你，是你背弃了自己。”遂对身边的侍臣们讲：“我对高颎胜过对自己的儿子，虽然有时见不到他，却常感到他就在眼前。自从他解职后，我闭目后就忘记他，就象原本没有高颎一样。不能以身要君，自称第一啊。”

不久，高颎的国令上奏高颎的秘事，说：“高颎的儿子表仁对他说：‘司马仲达当年称病不肯朝见皇上，于是拥有了天下。您现在也遇到这种情况，怎么能知道这不是福气呢！’”于是高祖大怒，将高颎囚禁在内史省审问。宪司又奏报了高颎的其他事，说：“僧人真觉曾对高颎说：‘明年国家将有大丧事。’尼姑令晖也说：‘十七、十八年皇帝有大难。过不去十九年。’”皇上听说后更加气愤，回头对群臣们讲：“帝王怎能是靠争取得来的，孔子以大圣之才，制定法则流传于世，他难道不想登上帝位吗？只是命中注定不成罢了。高颎和他儿子的谈论，把自己比作晋帝，是何居心？”主管部门请求将高颎斩首。高祖说：“去年杀了虞庆则，今年斩了王世积，若再杀高颎，天下人会怎么说？”高颎于是被除名为平民。高颎初任仆射时，他的母亲就告诫他说：“你现在已经富贵之极，只差砍头了，你应慎重从事！”高颎从此常担心招致祸患。等到获罪以后，高颎很高兴，全无不满的表情，他认为经历此事就能幸免于祸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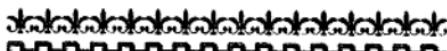
隋炀帝即位后，高颎官拜太常。皇上当时下令聚集北周、北齐两朝的乐人，以及全国民间乐舞。高颎上奏说：“此乐久已废弃。现在如果征集，恐怕无知之徒会弃本逐末，更相教习。”皇上不快。炀帝当时奢侈过度，更加喜好声色，又兴役修建长城。高颎深为忧患，对太常丞李懿说：“周朝因好乐而亡国，殷鉴不远，岂能再这样！”当时炀帝对启民可汗恩遇礼节太厚，高

颍对太府卿何稠说：“这个突厥人对中原的虚实、山川险易都非常熟悉，恐怕要成为今后的祸患。”又对观王杨雄说：“近来朝廷非常缺乏法纪。”有人把他的话报告了皇上，皇上以为他诽谤朝政，就下令将他处死，所有儿子都迁往边地。

高颍有文武谋略，明晓世事。在深受皇上器重之后，竭尽忠心，举荐召引贤才，以天下为己任。苏威、杨素、贺若弼、韩擒虎等人，都是由高颍推荐为官的，各尽其才，成为一代名臣。至于其他经他引荐后为国建功立业的就不可胜数了。在朝执政将近二十年，朝野无不推崇佩服，没人有相反意见。国家治理得精密周到，歌舞升平，这是高颍的功劳，所以人们公认他是真正的宰相。等到他被杀之后，天下百姓无不悲伤痛惜，至今称冤不止。而当时所有奇策密谋以及对政策的增减改动，高颍上奏后都将草稿毁掉，以示慎密，因此世间无人知道。

高颍之子盛道，官职作到莒州刺史，迁往柳城后去世。次子弘德，封爵为应国公，曾担任晋王杨广的记室参军。次子表仁，封爵为渤海郡公，后徙居蜀郡。

“贞观之治”与房玄龄



房玄龄(579-648)，名乔(——说名玄龄、字乔)，齐州临淄(今山东

临淄东北)人，隋朝末年任隰城尉。唐军入关中，他前往谒见李世民，被任用为秦王府记室参军。他在秦府十余年，是李世民的主要谋士。后来参与“玄武门之变”，帮助李世民取得帝位。贞观元年(627)，房玄龄任中书令，成为宰相。四年(630)又任尚书左仆射，总揽朝政。房玄龄精通吏治，在任宰相期间，审定法令时能注意宽大，量才用人时能不论贵贱，适应了唐初要求安定和急需人才的社会政治形势，为“贞观之治”作出了贡献。房玄龄与另一位宰相杜如晦一起被后人合称为“房杜”，被看作是唐初的两位良相。

房乔，字玄龄，是齐州临淄县人。曾祖父房翼，是后魏的镇远将军、宋安郡太守，承袭壮武伯爵位。祖父房熊，字子，初任官为州主簿。父亲房彦谦，喜好读书，涉猎《五经》，任隋朝泾阳县令，《隋书》有传。

房玄龄幼时聪明，博览经史，工于草书隶书，善写文章，曾跟随父亲到京城去。当时天下安宁，大家都认为隋朝的国运会很久，房玄龄避开左右随从对父亲说：“隋朝皇帝本无功德，只会迷惑黎民百姓，不为后代作长远打算。他混淆嫡亲和庶出，让他们互相争夺，皇太子与诸王，又竞相奢侈，早晚会引起互相残杀，靠他们是不足以保全家国的。现在天下虽然清平，但其灭亡却指日可待。”房彦谦听后很吃惊，从而对他另眼相看。房玄龄十八岁时，本州举荐他应进士考，及第后被授羽骑尉。吏部侍郎高孝基一向被认为有知人之明，见到房玄龄后深加赞叹，对裴矩说：“我见过的人多了，还从未见到像这位郎君那样的人。他将来必成大器，但恨我看不到他功成名就，位高凌云了。”父亲久病，历百余日，房玄龄尽心侍奉药物膳食，一直没有脱衣睡觉。父亲去世后，五天不吃不喝。后来房玄龄被

任命为隰城县县尉。

到唐高祖举义旗入关内，太宗向渭北拓地时，房玄龄驱马前往军营谒见。温彦博又加以推荐。太宗一见房玄龄，就如同旧相识一般，署任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。房玄龄既然已遇知己，就竭尽全力，知无不为。每当讨平寇贼时，众人都竞相搜求珍玩，唯独房玄龄先



去网罗人才，送到太宗幕府。遇有猛将谋臣，他就暗中与他们交结，使他们能各尽死力。不久隐太子李建成见太宗功德比他更盛，转而产生猜忌。太宗曾到隐太子住所吃饭，中毒而归。幕府中人十分震惊，但又无计可施。房玄龄因此对长孙无忌说：

“现在怨仇已成，祸乱将发，天下人心恐慌，各怀异志。灾变一作，大乱必起。不但能祸及幕府，还怕会倾覆国家。在此关头，怎能不再三深思呢！我有条愚计：不如遵从周公诛杀兄弟的故事，就能对外抚宁天下，对内安定宗族社稷，来尽一份孝养的礼节。古人曾经说过：‘治理国家的人不能顾及小节’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这比家国沦亡、身败名裂不是要好得多吗？”长孙无忌说：“我也早有这种打算，一直没敢披露出来。您现在所说的，与我的想法深深相合。”长孙无忌于是入见太宗献策。太宗召来房玄龄对他说：“危险的征兆，已现出迹象，应该怎么办呢？”房玄龄回答说：“国家遭逢患难，古今没什么不同，不是英明的圣人，不能平定它。大王功盖天地，符合君临臣民的预兆，自有神助，不靠人谋。”因此与幕府属官杜如晦同心尽力。仍然随同幕府升迁为秦王府记室，封爵临淄侯。又以本职兼任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，加官文学馆学士。房玄龄在秦王府十余年，经常掌管文书。每当撰写奏章时，他驻马路边，一挥而就，行文简洁道理充分，不打任何草稿。高祖曾对侍臣们说：“此人深知事理，完全可以委任。每当他为我儿向我陈述事情，都能理会我心，使千里之外，与我儿就像对面谈话一样。”隐太子看到房玄龄、杜如晦被太宗信任，十分厌恶，在高祖面前进谗言，于是房玄龄与杜如晦一起被贬斥。

隐太子将要变乱，太宗命令长孙无忌召来房玄龄和杜如晦，让他们穿上道士服装，悄悄带他们入府阁议事。到太宗入东宫成为皇太子，提拔房玄龄为太子右庶子，赐绢五千匹。贞观元年，代替萧瑀任中书令。太宗论功行赏以房玄龄和长孙无忌、杜如晦、尉迟敬德、侯君集五人为第一。房玄龄进爵邢国

公，赐予实有封户一千三百户。太宗因此对诸位功臣说：“朕奖励你们的功勋、给你们划定封邑，恐怕不能全都恰当。现在允许你们各自发表意见。”太宗叔父淮安王李神通进言说：“高祖刚举义旗，臣就率先领兵赶到。现在房玄龄、杜如晦等刀笔吏功居第一，臣有些不服。”太宗说：“义旗初举，人人有心追随。叔父虽然率兵前来，但不曾身经战阵。山东没有平定时，叔父受命出征，窦建德南侵，叔父全军覆灭。到刘黑闼叛乱，叔父才随军破敌。现在论功行赏，房玄龄等有运筹帷幄、安定国家的功劳。所以汉朝的萧何，虽然没有征战的功劳，但他指挥谋划、助人成事，因此能功居第一。叔父是皇家至亲，对你的确没什么可以吝惜，但朕又切不可因此私情，让你与功臣接受同等的赏赐。”起初，将军丘师利等都居功自傲，甚至有时挽袖指天、以手画地，陈说怨愤。等见到李神通理屈后，他们自己互相议论说：“陛下赏赐极为公正，不徇私情，我辈怎能妄加陈述呢？”

贞观三年，任命房玄龄为太子太师。他坚辞不肯接受，改任代理太子詹事、兼礼部尚书。明年，代替长孙无忌任尚书左仆射，改封爵为魏国公，并监修国史。房玄龄既已总管百官事务，就虔诚恭谨、日夜操劳，不让一事处理不当。听到别人的长处，就像自己有长处那样高兴。他精通吏事、注意文辞，审定法令、意在宽平。用人不求全责备，也不以自己的长处来衡量别人，随才录用，不拘贵贱，当时人称为良相。有时因事被皇上谴责，他就连日在朝堂上叩头请罪，恐惧不安，似无地自容一般。贞观九年，房玄龄监护高祖陵庙制度，因功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。十一年，房玄龄和司空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一起被授予世袭刺史。房玄龄带原官任宋州刺史、改封爵为梁国公。这件事结

果没有施行。

贞观十三年，加房玄龄官为太子太师。房玄龄再三上表请求解除仆射职务，太宗下诏书回报说：“选用贤能的根本，在于无私；侍奉君上的道义，贵在当仁不让。列圣所以能弘扬风化，贤臣所以能协力同心。公忠贞庄重、诚信贤明，为我草创霸业，助成帝道。执掌尚书省，使百政通和；辅佐皇太子，实众望所归。但是公忘记了那些大事，拘于这点小节，虽然恭敬完成教谕事务、却要辞去宰相职位，这难道就是所说的辅佐朕共同安定天下吗？”房玄龄于是带本官就任太子太师。当时皇太子要行拜师礼，已备好仪仗等待。房玄龄深加谦退，不敢进见，于是回家去了。有见识的人都推崇他的谦让精神。房玄龄认为自己居宰相位十五年，女儿是韩王妃子、儿子房遗爱娶高阳公主，实在是极为显贵，于是频繁上表，请求辞去职位。太宗下诏宽慰，但并不批准。十六年，又与高士廉等人一起撰成《文思博要》，赏赐丰厚。拜官司空，仍然总掌朝政，依旧监修国史。玄龄上表辞让，太宗派遣使节对他说：“过去留侯张良让位、窦融辞去富贵，都是自己惧怕功名太盛，知道进能够退，善察时势、及时止步的，所以前代人加以赞美。公也想追随往日贤哲，实在应当嘉奖。然而国家任用公已久，一旦突然失去良相，就如同失去双手一般。公若体力不衰，就不要再辞让了。”房玄龄于是停止了推让。

贞观十七年，房玄龄和司徒长孙无忌等人的像被画在凌烟阁上。赞词说：“才能兼有辞藻，思虑化入神机。为官励精守节，奉上尽忠忘身。”高宗在东宫时，加房玄龄太子太傅，仍然知门下省事、监修国史如故。后因《高祖、太宗实录》撰成，太宗

颁下诏书褒奖，赐织物一千五百段。同年，房玄龄因继母去世、停职修丧礼，太宗特命赐以昭陵葬地。不久，恢复本职。太宗亲自出征辽东，命房玄龄在京城留守，手写诏书说：“公担当着萧何那样的重任，朕就没有西顾之忧了。”军事器械、战士衣粮，都委任房玄龄去处置发送。房玄龄屡次上言说敌人不可轻视、应当特别谨慎。后与中书侍郎褚遂良接受诏命重新撰写《晋书》，于是上奏选取了太子左庶子许敬宗、中书舍人来济、著作郎陆元仕、刘子翼、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、太子舍人李义府、薛元超、起居郎上官仪等八人，分工修撰。以臧荣绪所写《晋书》为主，参考诸家，很是博洽详尽。然而修史官员都是文学之士，喜好采用怪异荒谬琐碎的故事，来显示见多识广；加上所写的评论追求艳丽、不求真实，因此多被学者讥讽。唯独李淳风精通星象历法，善于著述写作，他写的《天文》、《律历》、《五行》三志最值得阅读。太宗亲自撰写了晋宣帝、晋武帝二帝以及陆机、王羲之共四篇纪传的评论，于是题名说“御撰”。到二十年，《晋书》撰成，共一百三十卷，诏命藏在秘书省，按级别对撰写人赐物加官。

房玄龄曾因微小过失被罢官回家。黄门侍郎褚遂良上奏说：“君主是‘首脑’，臣下称‘四肢’。有龙跃就有云起、不待呼啸而会集，假如时机到来，千年不敌一瞬。陛下过去是布衣百姓时，心怀拯救民众的大志，手提轻剑、仗义而起。平定诸处寇乱，全靠陛下神功，而文章谋略，颇得辅佐帮助。作为臣下，玄龄出力最勤。往昔吕望扶助周武王、伊尹辅佐成汤，萧何竭力于关中、王导尽心于江南。比起这些人，玄龄可以匹敌。况且武德初年出仕作官的人，都是忠诚勤恳、恭敬孝顺，众人同归

陛下。但隐太子与海陵王，凭仗凶乱、求用惑主，使人人不能自安，处境像鸡蛋相叠一样危险、形势如身被倒挂一样危急，命在旦夕、身系寸阴，而玄龄之心，始终不变。到武德九年之际，事情紧迫，玄龄虽被贬斥赶走，未能参与谋略，但仍然穿着道士衣服入府，与文德皇后一起同心相助。他在臣节方面，确实没有什么亏欠。到贞观初年，万物更新，玄龄选择能吏侍奉君主、为舆论所推奖，虽有无上功勋，却忠心依旧。只要不是犯有不赦的罪状、为百官同愤，就不能因一点小错误就轻易地舍弃他不用。陛下如果确实怜悯玄龄年迈，或瞧不起他的行为，自可像古时那样，谕示大臣让他退休。但这事实行起来要靠后一些，并要遵循往日故事，按退休礼仪去作，就不会使陛下失去好的声誉。现在玄龄这样有数十年功勋的旧臣，因一件小事而被贬斥，朝廷外面议论纷纷，都认为不应该。天子重用大臣则人尽其力，轻易舍弃则人心不安。臣以庸碌之才，愧列陛下左右，斗胆冒犯天威，略为陈述管见。”

贞观二十一年，太宗前往翠微宫，在那里授司农卿李纬官为民部尚书。房玄龄当时留守京城。恰好有人从京城来，太宗问他：“玄龄听说李纬官拜尚书后怎么样？”那人回答：“玄龄只说李纬胡子好，没说其他话。”太宗立刻改授李纬为洛州刺史。房玄龄就是这样，是当时的一种尺度。

贞观二十二年，太宗前往玉华宫。当时房玄龄旧病发作，诏书命令他在京养病并仍然总管留守事务。到他病重时，太宗让他来玉华宫。房玄龄坐抬轿入殿，一直被抬到太宗座前才下轿。太宗面对他垂泪，房玄龄也感动的哽咽不止。诏书派遣名医救治，并命尚食局每日供应宫廷膳食。如果房玄龄稍有好